



【书里书外】

也谈毛边本一二

□薛原

其实我并非毛边书的痴迷者，更不执着去追索毛边书。对我来说，读书本来就是为了愉悦，若一边读书一边还要一页页裁开，这是很浪费时间和麻烦的。不过，因为种种偶然或随缘，我还是入手了许多毛边书，当然，每本毛边书的入手都有一个故事。

譬如说前不久去北京，在一家书店与张冠生先生特意相遇，张先生送我一册《纸日月》的毛边本。尽管先生知道我有此书的普通本，但还是赐了一册毛边本。用张先生的话说，这本书的毛边本不多，做一个纪念吧。这本《纸日月》是我的案头书。我桌面上，平时总摆着两本书，一本是钟叔河编选的《知堂谈吃》，一本就是张冠生的《纸日月》。这也是我码字疲倦或完成时随手取来翻阅几页愉悦自己的案头书。这本《纸日月》毛边书我不会裁开书页了，放在书架上就是一个念想。像这样的毛边书，还有一些，譬如谢泳的《钱钟书交游考》等等也是这样的性质——不是为了阅读，而是为了念想。

“毛边”言下之意自然是不规整，鲁迅先生不就自称是“毛边党”嘛。在鲁迅先生看来，切好的“光”边书像没有头发的人。而唐弢先生说得更明确：毛边本朴素自然，有一种参差的美，错综的美。毛边本属于中国现代文学，属于散布在一些文化古城越来越少的古旧书店和倒腾旧版“珍籍”的冷书摊。以前在前辈文人的书话集中读到“毛边本”这个词时，往往引起想象。想象归想象，还是无法感到真切，毕竟当时没看到毛边本的实物。对我来说，毛边本那时只是一个已消逝的旧名词，存于所读的书话杂忆和想象中。

真正接触毛边本，是2001年岁末蒙南京徐雁先生的提携，我的第一本读书随笔集《滨海读思》收入了由他策划主编的《六朝松随笔文库》中。这套丛书问世前夕，与徐先生通电话时，他说每本书出版社还特意制作了100本毛边本，可以给作者50本，书款从稿酬中扣除。我起初一愣，谁能想到忽一日毛边本居然和我也有了关系呢。所谓“毛边本”，按照徐雁在《说说“毛边本”》一文中的说法，是指印就的书芯经过折页、订书、包本等几道工序流程后，三边不予裁切地保持着折叠原状的书。通常是三面不切，但有时也有为了裁阅便捷，而特意切齐一面以便读者下刀。

不多久，一大包毛边本寄来。赶紧打开，衣冠不整的毛边本摊在了地板上，给了我欣喜和惶惑。精致的封面下，除了书根和天边，从书口和地边伸出了多余的纸边——这就是毛边本啊。想起那些“毛边党”对毛边本的赞美实在匪夷所思。拿起一本捧在手里，感觉自然和普通本不同，随手翻几页，无法翻开，要想看还必须拿刀子裁开。尤其是，毛边本还无法插到书架上——这不是自找别扭嘛。当然，盯着摊在地板上的毛边本，心里还是兴奋有加，毕竟这是我一次见到毛边本，何况还是自己的书。

挑出几本毛边本，送给身边的几位朋友。一位白面书生拿手里掂掂，说：老兄，就你这破书还要麻烦我拿刀子裁开，什么年代了，还制造假古董。朋友们的话自然是戏言，但对毛边本的认识其实和我一样，也是初见。

戏言之后，两人都感慨：这书摆在书店里谁买啊。的确，在青岛的大小书店里还从未见到过毛边本。之后，我再送书给朋友时，往往拿两种：普通本和毛边本，让朋友挑选。一位朋友迟疑片刻宽厚地说，我知道你的样书不多，实在该拿一本这种乱糟糟的，可我怕拿刀子裁坏了，还是拿一本裁好了的，也好往书橱里放。当然，也有挑毛边本的，但并不是“毛边党”，只是觉得好玩。还是一位曾在成都生活了四五年的朋友一针见血。他接过我的毛边

本，摇头叹了一口气，说：真是酸文人的矫情。

当年因徐雁先生的提挈，便有了2002年南京六朝松下“秋窗同听”，与几位久知其名而未闻其声的先生也有了鱼雁来往，于是，我狭小的书桌上便冒出了许多毛边本来——当然都是师友的馈赠。比如上海陈子善先生的《海上书声》、南京薛冰先生的《金陵书话》、成都龚明德先生的《新文学散札》《昨日书香》等，都是毛边本。陈子善先生还在题词后注上“毛边编号百本之第九十二号”，足见其“毛边党”的心境。龚先生还寄来了他编辑出版的毛边本，比如陈子善编选的《董桥文录》等。

对毛边本“初读之美”的体验“感受”是一个晚上我一连拿刀子裁了三本毛边本，这就是《新文学散札》《董桥文录》和《躲在书籍的凉荫里》。我先裁的是《新文学散札》，感到了刀子的作用——我想先看看附在书后的龚先生谈他和钱钟书先生的《围城》汇校本官司，便先翻到最后。急急裁一页，细细读来；再急急裁一页，再细细读来……边裁边看，心境便有了不同。看完了龚先生的“委屈者言”，意犹未尽，从头开始一页页裁起来。裁完一本，又拿起第二本。三本裁好，已是子夜。在那炎热暑天的夜晚，一手拿刀一手执书，感到的不是燥热，而是书香中的凉爽。真应了那本书的标题——躲在书籍的凉荫里。

龚先生在他的《新文学散札》扉页上还特意提到，这本书和《躲在书籍的凉荫里》毛边本才是真正的毛边本，尤其是后者，而《董桥文录》的毛边本就“毛”错了。我比较着看看，起初没找出异同，后来发现了其中的蹊跷。也理解了所谓毛边本的“毛天不毛地”，所谓三边不切边。发现所谓真正毛边本，就是纸张上更“浪费”，裁起来更没“规律”，也更和自己的耐心“较劲”。其实这些毛边本也非严格意义上的真正毛边本，因为唐弢先生在他的《“毛边党”与“社会贤达”》一文中说，毛边本是需用道林纸来印刷的，且需用串线订。在夏季无风的夜晚，一杯香茗，一盏孤灯，桌上几本毛边本，肩上搭一条湿漉漉的毛巾，拿一把磨钝的水果刀，一页页读毛边本，实在是一件惬意的事。

后来我经手编辑制作的书，包括我自己的书，也往往和出版社及印厂联系留一点毛边本。当然，也遇到过尴尬。譬如曾经参与出版的一本散文集，特意给作者留了一点毛边本，但作者收到后非常不高兴，发来指责短信，说怎么把半成品发给了他；还有一位作者，收到毛边本后，自己联系印厂又做了裁切。几次之后，我也就知道，不是每一位作者都会有毛边本的情结，也就不再特意做了。我自己后来的几本书，或者是出版公司和出版社的责编和主事者要做毛边本，我都是顺其自然，但自己不再提要求，而且也不为这个事费神，所秉持的原则就是不做特意之事。毕竟，毛边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现在只是少数人的一点情结吧。

我的《文人谈》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出版时，做了一点毛边本。彼时已经有了各种销售毛边本的网络群，这与我最初接触毛边本的感受已经完全不同——网络确实改变了作者和读者的联系方式，也包括对毛边本的认识。此书二印时我特意要了一点毛边本，主要是给微信圈里的书友准备的。也说明，即便已经是不属于这个时代主流的纸本书的“残存”样本，仍然有少数爱书人喜爱。这也是毛边本的价值所在吧。

其实，就像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对毛边本的喜欢与否，都是个人的兴趣选择。于少数“毛边党”的传人而言，相比那些富丽堂皇的豪华版和精装本，毛边本所蕴藏的不仅仅是野趣和稚拙，更是一种对人生和美的态度与追求。用徐雁先生的话说，讲究“毛边”的装帧艺术，决不是无谓的事，而是书业文明进步的标志。



□孙道荣

这一段日子，朋友圈荷花盛开。

都拍得很好看。随便一个人，随便一部手机，路过荷塘，“咔嚓”一声。手机拿歪了，摁快门时手抖了，光线太亮或者太暗，都没关系，池塘里的荷花都不辜负你，给你留一张美美的荷花照。朋友圈里的荷花都那么好看，不是因为你好，是荷花自己好看，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是仙子。

荷塘里的荷花，一片，一大片，一整片，铺天盖地，挤挤挨挨。荷花喜欢热闹，总是一个大家族聚集生活在一起，荷花不搞个人主义。你看到一枝荷叶，或者一朵荷花，独自跑到了水域的外围，样子有点孤单。别着急，用不了几天，别的荷叶与荷花，就会跟过来，将它围在中心。荷花就是这么一枝枝一朵朵，占满了整个水塘的。水到的地方，都是荷花的家。它在水下搬家，开疆拓土，你看不见。

荷花虽从不搞一枝独秀，但是，如果你给它拍照，镜头最好还是只对着其中的一朵或三两朵。荷花不喜欢拍全家福，它的家族太大了，你的镜头装不下。再说，还有那么多的花苞没有开放呢，也算不得全家福啊，少了谁都不好。当你只拍其中的一朵时，也不用担心其他的荷花会吃醋。你拍这朵，自有人拍另一朵。而每一朵花，每一片叶，都乐于做另一朵花或另一片叶的背景。它们做背景时，乌压压一片，自成风景。

荷花花是花，叶是叶，似乎各自为政，互不关联，不像别的花，总需要叶子的衬托，才能显出自己的美，也不像别的叶子，老觉得自己做了陪衬的叶子挺委屈。荷花亭亭玉立，荷叶也亭亭玉立，各有各的美，各有各的韵。荷花不会嫌荷叶太大，太张扬，抢了自己的阳光和风头；荷叶也不会因为自己只能绿着，不能像荷花那样盛开，或红或白，或紫或粉，而徒生艳羡。

荷塘里总是高高低低，错落有致。大多数的荷叶，是出了水面尺许，就不往上长了。它知道自己的叶子宽大，太高了，容易被调皮的风折断。大多数的荷花，出水之后，还是一个尖尖角。四周看看，都是荷叶，别的什么也看不见。它就攒足了劲，往上再蹿一蹿。这下好了，它看见了荷塘之外，更加广阔的世界。荷花本来是想自己瞅瞅世界的，却意外地被世界一眼看见，每一朵都那么抢眼。也有害羞的荷花，躲在荷叶下面，像一个没出过远门的山里姑娘，捏着衣角，躲在妈妈的身后。专注于荷花摄影的人，就喜欢拍这种羞涩的小荷花，它们含苞待放，羞涩内敛，影影绰绰，稚嫩含蓄的美让人心醉。

你从岸边看到的荷塘，似乎拥挤而混乱，那其实是你的错觉。我们看见的，只是荷花的一部分，它们真正的家园，是在水里。泥里有它们的根，它就像一个族长一样，在池底的淤泥里，构筑自己的庞大家园。它们在水里早就商量好了，你从哪个水面冒出来，你往哪个方向生长。它们之间的缝隙，是留给水鸭子，鸳鸯或青蛙的通道。而水里的鱼，既是它们的邻居，也是它们的好伙伴，荷叶并不铺展在水面上，就是让大大小小的鱼儿能够浮出水面，自由地呼吸。你看到有朵荷花，或者某根荷叶，突然打了一个颤，那是被莽撞的小鱼给撞了。如果是傍晚或清晨，你还能看到青蛙从一枝荷叶上，跳到另一只荷叶上。荷叶张开大手，将它稳稳地接住。有时候荷叶也会故意扭一下身子，让青蛙站不稳，“扑通”一声掉进荷花里。那是给沉寂的荷塘，破破寂寞呢。

荷花选择在最火热的天绽放。它在水里，它不惧怕热，但它知道，人怕热啊！你看看，它不早不迟，这时候闯入了我们的朋友圈，带来丝丝凉意。偶尔，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，将荷叶顶在头顶上，抵挡炽热的阳光。他在荷叶的庇护下，回到了家，荷叶已经晒蔫了。没关系，它还有用场，正好拿到代销店，去裹一包盐巴——这枝荷叶穿越到了我的童年，那一年，我才上小学二年级，我的母亲，还灿若一朵荷花。

【顺其自然】

朋友圈荷花盛开